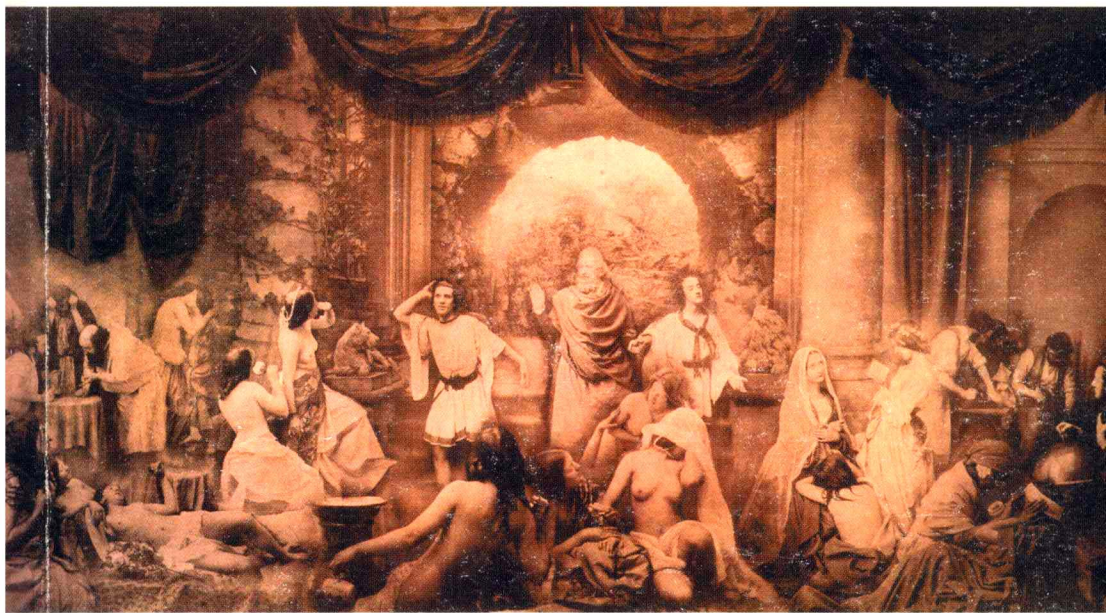


毛文凤作品

死亡就是上帝

Death is God by Mao Wenfeng

毛文凤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death is God

死亡就是上帝

毛文凤 著 | By Mao Wenfeng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亡就是上帝 / 毛文凤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6

ISBN 7-214-01466-1

I. 死... II. 毛... III. 死亡哲学 - 研究
IV. B0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4009 号

死亡就是上帝

毛文凤 著

Death is God

by Mao Wenfeng

责任编辑 杨全强 钱晓征(特约)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者 南京玄武湖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282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2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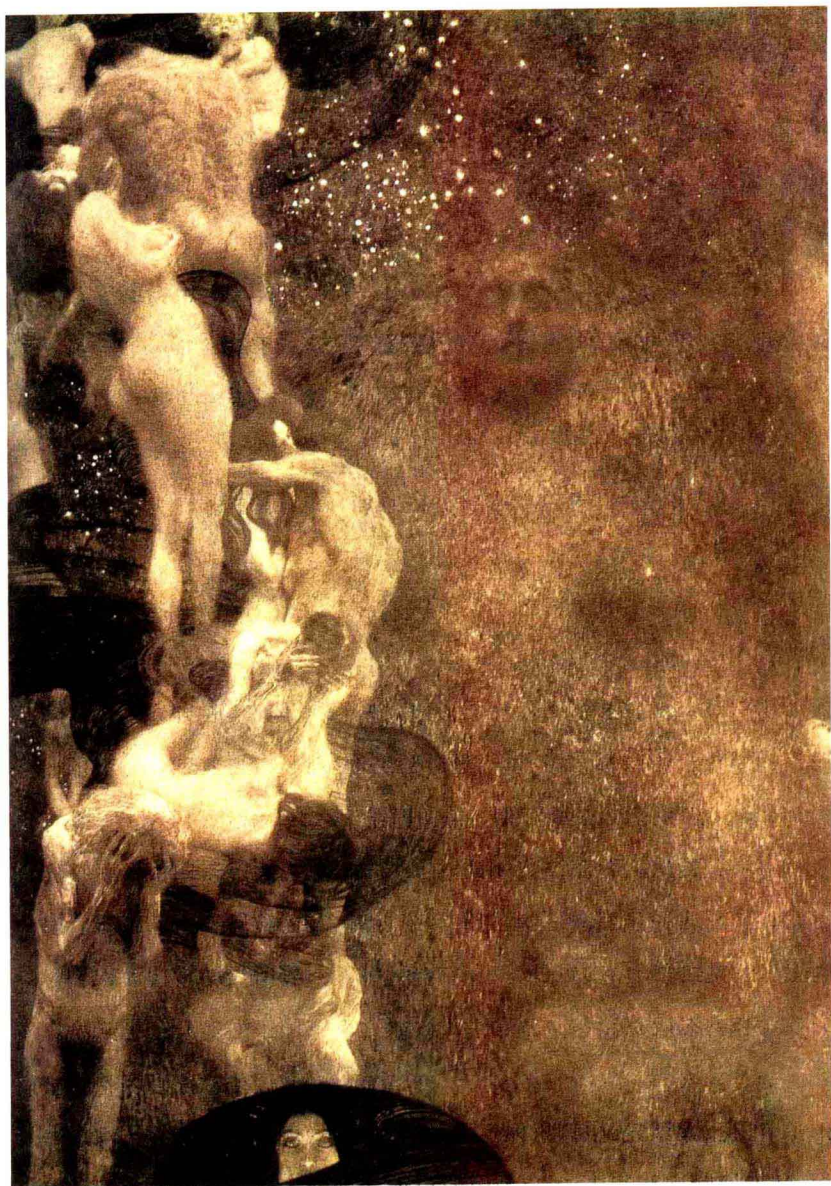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466-1/B·31

定 价 36.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甚么益处呢?人还能拿甚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上帝的国大有能力临到。

——《新约全书》



[奥]克里姆特:《哲学》,1907年,油彩画布,1945年火灾烧毁(此为黑白照片记录)

死亡：把对生命的追问进行到底！（代序）

陆小伟

—

世间最确定无疑的一件事，莫过于我们的肉身是要死亡的。每个人从落地的那一刻起，其实就在向死亡悄悄迈进，直至某个不期然的瞬间，与它突然相遇。“一俟死亡骤然降临，在来不及整理空荡荡的行囊间便仓促于浑浑噩噩地收场，让生命返回到原始的黑暗和远古的河流中。”¹

有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寓言，说的是有一天一位仆人惊恐地跑到他的主人面前，说自己刚才在市场上受到死神的推挤和威胁，因而希望尽快到撒玛拉去，因为只有在那里，死神才不可能找到他。主人答应了仆人的请求，而他自己则去市场上找到死神，问他为什么要威胁自己的仆人。死神回答说，那不是威胁而是惊讶，他没想到竟会在巴格达见到那个原来约好当晚在撒玛拉和他见面的人。急于求生的仆人本以为赶到撒玛拉就能免于死神的追踪，谁知去撒玛拉恰恰是在赴自己与死神的约会。

在这个充满喜剧色彩的寓言里，人类对死亡的竭力逃避和死亡的无可逃避被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那么，死亡到底是什么？在死亡恐怖而神秘的表情后面究竟蕴涵着什么？它究竟又传达给了我们什么？人类自诞生以来，可以说始终都在坚持不懈地破解着死亡的谜底。今天再版的这本《死亡就是上帝》，就是朋友毛

文风青春时代对死亡的哲学沉思和内心独白。

二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中国哲学界和思想界对死亡哲学可以说还相当陌生。作为当代中国死亡哲学的拓荒性专著之一，《死亡就是上帝》的意义首先在于，它较早地勾勒了当代中国死亡哲学的边界和轮廓，并将众多西方思想家关于死亡的哲学思想率先介绍给了我国读者，从而不但为有意于探求人生的国人带来了新的精神食粮，也为他们打开了与主流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另一扇门窗。

作为人类社会中一种复杂而又重要的现象，死亡历来是许多学科都感兴趣的研究对象，例如生物学、生理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乃至现代物理学、环境科学等，它们都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对死亡有所研究。

在西方，专门研究死亡的学科目前有两个，即“死亡学”(thanatology)和“死亡哲学”(《死亡就是上帝》中称之为“死亡形而上学”)。相比较而言，“死亡哲学”既有别于各门具体学科对死亡的研究，也与专门研究死亡的原因以及与死亡相关的各种现象的“死亡学”有着很大的不同，它并不具体讨论诸如死亡时间的确定、临床死亡的具体特征、安乐死的具体措施、死刑的废除、死亡率和死亡税等问题，它甚至也不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讨论“我的死”和“你的死”、“部分死亡”和“整体死亡”等具体问题，它感兴趣的乃是死亡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死亡的终极性与非终极性、人生的有限性与无限性、死亡和永生的个体性与群体性、死亡的必然性与人生的自由、生死的排拒与融会等有关死亡的形而上问题。如果说“死亡学”属于一门具体的精确科学，是对死亡的实证研究，那么“死亡哲学”则是哲学家族

中的一个分支，是对死亡的形而上思考。

按照《死亡就是上帝》作者勾勒的当代中国死亡哲学的边界和轮廓，死亡研究涉及的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什么是死亡”和“死亡是什么”。现代科学中各门学科对死亡的具体研究，包括专门的死亡学，都是研究“什么是死亡”这个问题的，它们所要提供的都是对这个问题的“实证性的逻辑答案”，因而它们所关注的也都只限于死亡在生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各种特征，如“机体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的终结，心跳和脉跳的停止和消失，血液和躯体的凝固和冰冷，整个中枢神经系统所发生的不可逆转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奉献给死者的哭泣、叹息、花圈、灵柩、墓碑、十字架和祭文、祭图，甚至安魂祈祷……”²。死亡形而上学（即死亡哲学）与它们不同，它回答的不是“什么是死亡”，而是“死亡是什么”，属于哲学本体论范畴，因而它所关注的乃是“死亡的真相”、“死后的灵魂”、“人应该如何面对死亡”、“探求生死智慧与解脱之道”、“死亡与存在的终极意义和历史价值”、“人类的得救末日审判”等这类哲学命题。

作者并且强调说，正如“什么是人”和“人是什么”是两个迥然有别的问题，彼此的答案也各不相同一样，对“死亡是什么”这一司芬克斯之迷的“本体论理解和意义追寻”，也完全不同于对“什么是死亡”的实证研究。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科学已经对“什么是死亡”作了“清醒的限定和特指”，灵魂荒芜的现代人对“死亡是什么”的本体论追问却方兴未艾，愈演愈烈。

显然，要建立当代中国自己的死亡哲学，仅勾勒出以上的边界和轮廓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充实的具体内容，这就需要在继承中国传统死亡哲学的同时，大量引进西方死亡哲学的成果。为此，作者对他所能接触到的西方文化中丰富的死亡哲学思想进行了细致地梳理，从中归纳出了“真善美的本体论证明”、“人类实践意志的本体论关切”和“重返伊甸园的灵魂本体论走向”这三大主题，并向读者详细介绍和阐发了它们各自包含的丰富内容。

三

《死亡就是上帝》的意义还在于，它对死亡的哲学本体论地位作了富有个性化的肯定和强调，对西方思想家有关这方面的哲学思想进行了不无创造性的阐发。

古今中外的死亡哲学，对死亡的看法尽管相去甚远，但有一点却是基本相同的，那就是绝大多数哲学家都十分强调死亡对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以西方为例。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把死亡或死亡意识同哲学的生活道路和思维方式、同哲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和基本途径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提出了“哲学就是死亡的练习”的千古名言。他认为，“哲学不在死亡之外，而在死亡之中，它不是一门关于死亡的学问，它就是‘死亡的练习’，就是死亡意识本身。真、善、美在哲学家的死亡的练习中，在哲学家的死亡意识中是三位一体的。哲学家追求正义、追求善、追求真理和追求死亡，这些统一是一码事。因此，对于‘真哲学家’来说，问题不再是怕不怕死亡，而是在追求死亡和走向死亡中去觅求知识、真理、美德和哲学。”³到了近代，叔本华更提出了“死亡是哲学灵感的守护神”的著名论断，指出“如果没有死亡的问题，恐怕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了”。

诞生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存在主义，特别是它的两位大师——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进一步发扬光大了西方哲学先驱重视死亡的传统，不但明确肯定了死亡作为生命哲学本体论的地位，而且对此进行了系统的阐发。

存在主义把死亡看作是人生的基本问题，将认识死视为认识生的前提。如雅斯贝尔斯认为，人有四种边缘处境：死亡、苦难、斗争和罪过，其中

对于人的生存最紧要的是死亡。死亡意味着从现象中的消失,意味着离开实存而进入可能的、纯粹的超验世界中去。在死亡中,实存中断了,而我们的实存被切断以及它的片断性恰恰最能使我们有可能从死亡处境出发来认识实存的局限性,返归本原,达到“超越存在”,即本真的我们自己,成为“真人”。所以,只有死亡才是生存得以实现的条件,从事哲学就是学习死亡。

海德格尔则认为,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就是死亡,只有获得一个充分的“死亡概念”,我们才能对“此在之存在所可能具有的本真性与整体性”即“存在的意义”,有一种“源始的”认识。因此他在《存在与时间》中赋予死亡以生存论——本体论意义,提出了“向死而生”的著名论断。

《死亡就是上帝》作者对中外死亡哲学重视死亡的传统,特别是存在主义大师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等人的立场,可谓心有灵犀,推崇备至。不仅如此,这一立场也是《死亡就是上帝》全书的立论基础。但与前贤不同的是,《死亡就是上帝》不仅肯定了死亡的本体论地位,强调了死亡对于生命的意义,而且还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体悟,将这一地位和意义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对它们作出了一种极富个性化的表述,提出了“死亡就是上帝”这个独到命题。

四

在我看来,“死亡就是上帝”不仅是《死亡就是上帝》的主题和点睛之笔,也是理解这本书的关键所在。

那么,“死亡就是上帝”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在作者看来,死亡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成了上帝?换句话说,死亡的哲学本体论地位究竟体现在哪?

翻开本书,作者在“绪论”中就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人类只有以死

亡战胜生命的必然性和兴之所至的偶然性及永远无法知晓的神秘性为基点,重新关照生命的流程和走向,反省自己的存在,才能发现自身的黑暗,发现存在中可怖的罪恶、肮脏的污秽、阴暗的无聊、变态的灵魂,才能唤醒沉睡的生命意志,去追溯人类存在的基本情感和体验,于荒谬的生存中渴望永恒的真理、无限、正义——填补昙花一现的生命在一去不复返的影子里的叹息和遗憾。”⁴

我理解,这段话包含了三层意思,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对“死亡就是上帝”的内涵进行了阐发。

首先,死亡的哲学本体论地位体现在它是人生的警醒者。

人生其实就像一个晦暗不明的大舞台,人们埋头其中,终日忙碌,而死亡意识则骤然把我们从这个舞台上抽离了出来,将我们暂时摆放到了一旁的观众席上,同时,它还为我们打开了一盏高悬在舞台上方的聚光灯,使得原本晦暗不明的生命真相和人生实况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暴露无遗,从而对沉湎于世俗洪流的芸芸众生敲响了震耳的警钟。我想,埃及人之所以常在举行圣宴时要把一幅死亡的大像陈列于座众前,并喊到,“饮酒和欢乐吧,因为你死时就是这样”,大概就是取的这个意思吧。

死亡的哲学本体论地位还体现在,在警醒的基础上,它能够促使人类迷失的心智和本性从纷扰忙碌的日常生活中猛然抬起头来,激发我们对现有的人生价值进行质疑,对生命的最终意义进行追问,从而抛弃充满虚伪、无聊、罪恶和荒诞的一切,追求人生的真谛。用作者的话说,“把必然来临的死亡的偶然而至、死亡不可知性所引起的惊异惶恐、怀疑否定、被抛弃已久的死亡危机意识灌注到沉溺于世界的冥顽和暧昧的生命价值中的柔弱麻木的心灵空间”,足以让“人们从忙忙碌碌中抬起头,发现自身的黑暗,在死亡悄悄逼近的喘息中重新过问已支离破碎的信仰和被荒诞切割着的神性法则体系,在有限的个体时空里留意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真实,审慎反省冠之以理想、希望等字眼的‘合理性现实’的虚假和伪劣,暗自思

忖，‘我是什么，我忘了什么，我应当做什么’的永恒话题，使人类产生对空虚毫无所爱的凝视时的失落感和危机感，从而以永恒的信仰和绝对价值把自己从肉体过度的感情欲求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死亡又充当了人生的追问者。⁵

不仅如此，死亡还是人类通向永恒与无限的引领者。

在作者看来，死亡意识能够唤醒人类沉睡的生命意志，赋予他们对于生命的深层欲望和深刻体验，获得隐秘而又不确定的神性命令的谕旨，摆脱或超越一切瞬间的尘世存在，找回人类生活的一致性和连续性，重新认清自我和真、善、美的价值，释放能够改变这个空虚冷漠的世界的原始能量。正因为如此，“死亡是什么”的本体论命题被作者定义为“生命价值和世界意义的极限”，死亡被看作是人类克服心灵的黑暗状态，向虚无的世界索取意义，返回精神家园的惟一“捷径和手段”。用书中的话说，“死亡的本体论信仰，就如同看得见却永远达不到的神秘朦胧的航标，把诗、哲学、宗教的所有目光吸诸自身，使他们乐此不疲地奋力挣扎，试图赶上它，诉说无家可归的苦恼和痛苦，从而不知不觉间完成了一个追逐死亡的生命过程。在这过程中，破碎的世界意义和碎裂的价值超验重新拼凑，完整地再现在诗、哲学、宗教的立体坐标体系中。当最终的生命与诗、哲学、宗教完全地同一在一起时，上帝便于彼岸显现了，神秘黑暗的深渊被灌注以和谐静穆的神性之光，人类获得了回归伊甸的途径，走进了诗哲们梦寐以求的魔幻境界——将生命的锚碇抛入一切时间俱已消失的无时间的永恒福祉。在那里，个体生命的具体形态消亡了，但生命本身却在激扬和闪光中达到永恒。”⁶

五

与通常的学术著作不同,《死亡就是上帝》有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既非一部坐在象牙塔里摆弄和把玩才华与心智的消闲之作,更不是谋取功名利禄的一块“敲门砖”,也不是一部寻常意义上的死亡哲学史,或是死亡哲学概论一类的教科书。在我看来,作者把死亡摆放到“上帝”这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上,竭力张扬死亡的本体论意义,不但是对近现代人类精神流变进程的一种独特回应,也为寻找精神家园的当代中国人设计了一条新的人生路径和人生模式,而这种回应、路径和模式又是有其启发性和独到之处的。

如同“死亡”一样,“上帝”也是作者在书中反复提及的一个词。那么,什么是“上帝”呢?

在当代文化中,“上帝”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多义词,不独特指基督教中创造万物的“主”,有时也被用来泛称人间价值法则的终极赋予者。“死亡就是上帝”中的“上帝”,即是指的后者。

在中世纪,基督教是欧洲民族的普遍信仰,担当上帝这个角色的是基督教的造物主——“耶和华”,人类的终极意义和道德准则全都来自于他的意志。但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实证科学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人们对这个“上帝”的信仰逐渐瓦解倒塌。于是,尼采站出来大声宣布:“上帝死了!”并声称要“重估一切价值”。

其后,新兴的人文主义取代了基督教神学的传统统治地位,“人”自己成了自己的意义赋予者,“上帝”不再是神,而变成了“人”自己。但到了上个世纪,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危机的不断爆发,人文主义也风光不再,“人”的中心地位开始变得岌岌可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福柯又站出来大声宣布：“人死了！”

“上帝”和“人”的相继死亡，使人类失去了心法的约束，从此，潘多拉的魔盒被打开了。一百年多年来，金钱当道，强权称霸，斯文扫地，圣洁被辱……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著名诗人艾略特就一针见血地将人类所处的这个时代定义为“荒原”。

这确实是一个荒原，一个名副其实的荒原，一个众神退隐的荒原，一个神圣价值荡然无存的荒原，一个“伪真理”、“伪道德”与功利主义同时肆虐的荒原，一个人生意义迷失、虚无主义和纵欲主义流行的荒原，一个敏感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必定受到肉体和精神双重死亡重压的荒原，一个个人和社会同时都充满了危机的荒原。不独西方，在中国其实也同样如此，只是具体的起因和表现形式等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罢了。

既然“上帝”和“人”全都死了，随之而来自然就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该由谁来为我们规定生命的终极意义？谁才是新的‘上帝’？”换句话说，如何才能克服时代和自我的危机，走出包围我们的荒原，找到新的家园呢？这不仅是现当代许多有识之士为之焦虑不安上下求索的大课题，也是《死亡就是上帝》作者当年最关心也最感困扰的难题。

该书的“跋”引了作者的一首诗，诗中写到：

“上帝死了，我就是上帝；

我若是死了，死亡就是上帝；

我不可不死，死亡不过不是上帝。”⁷

乍看上去，这几句诗仿佛谶语，令人费解，但若放到以上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去诠释就能看出，它们既暗合了尼采和福柯当年对西方文明的惊世警言，更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疑难的一种回答，也可以说是作者费尽心血交出的一份试图破解这个难题的答卷。

作者说，“人只有预先站到生命的终点——死亡的门槛，让原先的生活准则、方式、信仰接受死亡纯化炉那痛苦而艰难的洗礼判伪，在死神对

生命的关怀下返嚼生命，——才能准确地评估生命的价值，才能在文明的废墟上寻觅到永恒的可归之家”。⁸

简而言之，“该由谁来为我们规定生命的终极意义？”“谁才是引领我们的新的‘上帝’？”“靠谁来带我们走出四周的荒原？”作者的答案都是两个字：死亡！

六

对于存在主义而言，死亡哲学的中心问题就在于：面对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和终极性，我们在今生今世怎么办？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们要求人们直面死亡，向死而在，并把死亡同整个人生筹划和人的自由联系起来，从而把西方死亡哲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受这一立场的启发和影响，在“死亡”这个“上帝”的引领下，作者在书中为当代人也为自己，精心设计了一条走出现代荒原、寻找精神家园的路，一种“死亡本体论信仰关怀之下的集宗教、哲学、诗为一体的诗意人生”。

这条路、这种人生包含了三段不同的旅程。

第一段旅程的任务是将死亡意识灌注到生命中，从而使人类灵魂先行到死亡这个制高点上，确认和体悟生命以及世界的本质，让现有的生活方式、人生目标和价值标准接受死神的审视和判定，从而“意识到死亡不可变更的命定之劫，意识到死亡对肉体、财富、功成名就、权势、荣华显赫的全盘抛弃和否定”，“使一切虚伪的价值、掩饰的真诚、做作的善良和轻浮的潇洒、空荡荡的允诺、信誓旦旦的爱情显出原形”。⁹

在书中，死亡的痛苦和恐惧被作者看作是一把“镰刀”，他不仅试图用这把镰刀“割去生命的痼疽”，而且期盼着用它“开掘出生命的新水源”。为

此，他把第二段旅程的目的界定为“带着一颗死亡荒原上培育出来的苦涩的心去接近真实的终极存在，探索永恒和神意隐去的价值踪影，承认自己的罪过，忏悔自己的堕落，担当撒迦利亚的儿子约翰在犹太旷野上的大声疾呼：‘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河流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是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¹⁰。在作者看来，“开掘出生命的新水源”又是比“割去生命的痼疽”更为重要的一件事，为此，他把第二段旅程视为整个旅途中“最重要的一步”。

第三段旅程亦即最后一段旅程的任务是，走出死亡非理性的沼泽，俘获生命的不朽、绝对和无限，在现代文明的废墟上寻觅到永恒的可归之家。用作者的话讲，“死亡形而上学本体论对生命的意向最终终结于人类以经过死亡扬弃了的有限生命对死亡毁灭的一次抗拒，在无数次抗拒、失败、再抗拒、再失败的毁灭和重铸的螺旋式上升中，获得灵魂对世界全新的体验、认知，及至人类最后在生命的尽头以全身心的一击，使灵魂随着死亡的引导走向复活和永生”¹¹。

我把这三段旅程的主题分别概括为：立足死亡、反抗死亡和超越死亡。死亡是贯穿始终的一根主线。换个角度看，它们其实也就是作者笔下死亡本体论意义在时空序列中的依次展开。

七

人们对死亡的思考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们对死亡的情感体验为基础的，体验越深广，思考和认识也就越深刻。作为一本死亡哲学专著，《死亡就是上帝》对死亡的看法之所以有别于一般人，有着自己独到的心得，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作者在对死亡的情感体验上所达到的广度、

深度和高度。

通观全书，作者对死亡的感受和态度至少包含了三种不同的成分和因素，即对死亡的恐惧绝望、对死亡的排斥反抗和对死亡的迷恋崇拜。

从历史上看，纤弱而敏感乃至某种程度上的神经质，恐怕是绝大多数具有哲学禀赋者的天性。正因为如此，死亡的灭绝性摧毁和神秘而不可知的偶然降临，总是无可避免地使他们陷于惊讶、恐惧、悲哀和无奈之中。帕斯卡尔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在回忆自己皈依上帝之前的心路时就曾说过，死亡的神秘不可知和绝然毁灭性使我看到人类的盲目和可悲，仰望全宇宙的沉默，人类被遗弃给自己一个人而没有任何光明，就像是迷失在宇宙的一角，而不知道是谁把他安置在这里的，他是来做什么的，死后他又会变成什么，他也不可能有任何知识，这时候我就陷于恐怖，有如一个人在沉睡之中被带到一座荒凉可怕的小岛上而醒来后却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办法可以离开一样。《死亡就是上帝》从头到尾，可以说无处不弥漫着这种帕斯卡尔式的对死亡的恐惧绝望情绪。

不过，尽管对于死亡的恐惧绝望在《死亡就是上帝》中几乎随处可见，但与此相伴，全书又处处蕴含或显露出一种排斥反抗死亡的顽强的生命意识。或许，恰恰是因为意识到死亡的必然性和不可知性，才分外强烈地激发了作者与死亡拼死一搏的昂扬斗志。在他看来，既然人注定是要死的，既然等待在生命尽头的是无可逃脱的毁灭，那就干脆索性拼着一死把死亡从生命的宝座上拉下马来。作者在《死亡就是上帝》“跋”中的自陈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说：“读者会看出，本书持有明显的消极倾向和悲观主义立场，但这决非我的本意。我以死亡棒杀死亡的目的是为了生命在临死前，抛开一切（注意不是生命中可有可无的部分而是生命的全部——赤裸裸地），真正的活一次，像一个人一样（注意不是像狗也不是像猪更不是像别的什么衣冠楚楚的兽类），挺起脊梁投入到真正的生活中（注意不是虚假的类似的生活而是真正的生活），去拼命地活一次，哪怕是